



于正 原著 水未遥 改编

一颗珍珠改变了一生命运，  
是福，是祸，是缘，是孽？

# 宫锁珠帘

THE PALACE 上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于正 原著  
水未遥 改编

# 宫锁珠帘

THE <sup>上</sup> PALACE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宫锁珠帘/于正著;水未遥改编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399-3955-1

I. ①宫… II. ①于…②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37316号

书 名 宫锁珠帘 (上、下)

---

作 者 于 正

改 编 水未遥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赵丽娟 张 菡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杨 琴 李丹丹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400千字

印 张 32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,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955-1

定 价 45.00元 (全二册)

---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上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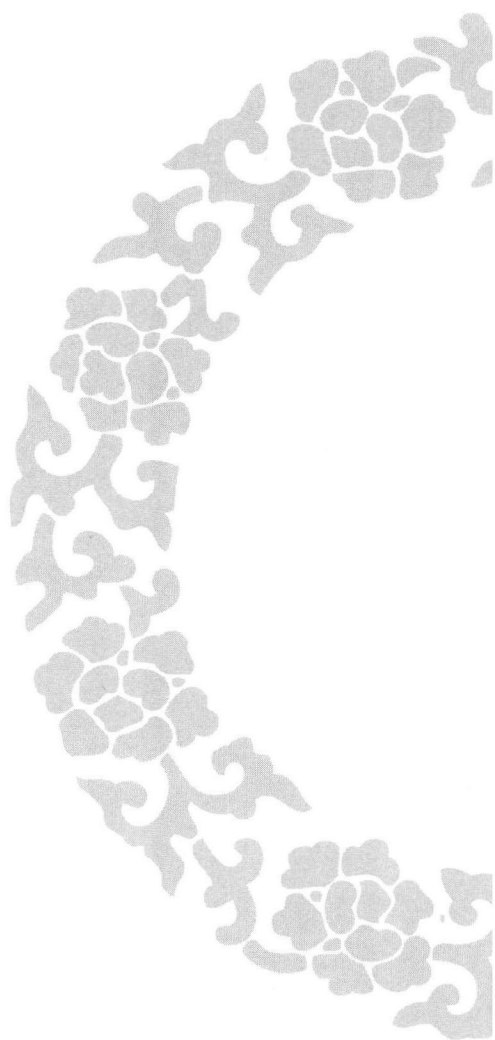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· 第一章 最是年锦时 | 001 |
| · 第二章 心事两无猜 | 031 |
| · 第三章 花开惹衣香 | 063 |
| · 第四章 荼蘼未有时 | 083 |
| · 第五章 一朝入宫门 | 111 |
| · 第六章 扶栏向东风 | 139 |
| · 第七章 只道梨花薄 | 163 |
| · 第八章 春散芳菲歇 | 199 |
| · 第九章 只听梦里长 | 223 |

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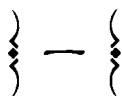
下  
卷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· 第一章 并蒂幽恨生 | 251 |
| · 第二章 醉念不复醒 | 281 |
| · 第三章 前路知几何 | 307 |
| · 第四章 心有千千结 | 331 |
| · 第五章 疑心生暗鬼 | 365 |
| · 第六章 平地起波澜 | 407 |
| · 第七章 芳草江南岸 | 439 |
| · 第八章 可知相逢否 | 473 |
| · 后记        | 496 |

第一章 最是年锦时







青山迢迢，河水潺潺。

夕阳的余晖透过云层投射在一片碧水石滩上，清凌凌的河水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泛着温暖而迷蒙的橘色。黑色礁石露出头，露出一片片或浓或浅的绿色青苔，小蟹顺着岩缝爬上来，又被漫上来的河水冲回去。

滩岸上，有的采珠女嬉笑着织补渔网，有的则背着装满了蚌壳的筐子，哼着歌从河滩上走过，光着的脚丫踏起一排排水花。那些仍在水下的采珠女，宛若轻灵的游鱼踏潮而来，手指灵巧地穿梭在岩石缝隙中，分开缠绕的水藻，捕捉着一枚一枚或纯白或彩纹的大蚌。

这时，美丽的少女抓着一个大珠蚌，从河中破水而出，“采到了，我终于采到了！”

清脆的笑声，激起一连串的回音，落日光辉洒在她湿漉漉的发丝上，宛若点缀着碎碎的金。少女脸上的光彩，是云霞都要为之失色的灿烂，周身带起飞溅的水花，晶莹而夺目。

河滩上的采珠女们一闻声，纷纷围拢过来细看。

少女涉水徐徐地走上河滩，抹了一把脸颊上的水珠，朝着岸滩上几个翘首望着她的采珠女，兴奋地扬了扬手，掌心握着的竟是一枚硕大的珠蚌。待她小心而仔细地拨开蚌肉，里面包裹着一颗莹白的珍珠——硕大而圆润，温润且饱满，在夕阳下闪烁着动人的光泽。

“天哪，这么大的珍珠！我在这里十几年也没遇见过。”

“这得值多少银子，快让我好好瞧瞧！”

采珠女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逐水而居地劳作了一辈子，都不见得遇到这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一个经验尚浅的小姑娘竟然采到了。采珠女们围在她身边，都不禁流露出艳羡的表情，“莲儿，你的运气真好！”

少女扬眉一笑，明媚的脸庞上露出得意的神色。

在河滩讨生活的人都信奉一个传说：若谁能在河滩中采到一颗最大最圆的珍珠，并且对着它许下愿望，河神娘娘就一定会保佑这个人心事事成。少女望着掌心中莹白的珠子，眼睛里溢满了笑——有了它，阿玛的心愿就可以达成了吧！还有额娘、妹妹……家里的一切，都会跟着好起来！一定会的！

她小心翼翼地将珠子收进怀里，身上蓝底碎花的衣裤都已湿透，风一吹，凉飕飕的。腰间的围裙也被礁石勾破了，湿漉漉的乌丝贴在脸上，发梢还在往下滴水——整个人显得十分狼狈。然而她丝毫不在意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赤足走过沙石堆，弯下腰，用清凉的河水洗去指缝中的沙泥。

“莲儿，捡了这么个宝贝，可要卖个好价钱才行！”

“是啊。要不就去京城里的宝明斋吧，那家老板最识货了。”

采珠女们围着她七嘴八舌地出主意，少女仰起脸来，露出明朗的笑靥，“这可不卖，这珠子我要给阿玛做大用处呢！”

暮色将沉，河滩上飘来淡淡的香气。那是渔家女在船上燃起了炊烟，星点烟火，弥漫着烤鱼的味道。少女将卷起的裤腿放下，背起肩上的竹篓，朝着河岸的方向走去。

晚霞已经在天边褪去了那层绮丽色泽，只留下一抹青翳。轻薄的云层

中，微白的月亮露出了轮廓，几点星子若隐若现，照亮了崇文城门口的一对石狮子。

戌时，长安街上的酒肆和茶坊都已早早地打烊。临街高矗的角楼里挂起了灯笼，行人三三两两地走过，偶尔还能听到小贩的吆喝声，在街角巷尾传得很远。

她的家就住在南石巷子里，一户独门独院，门口还有一棵老槐树。

推开门，院子里静静的。

简单的四合院，面阔五间，西厢前的晾晒架上挂着刚浣洗好的布帘和布裙，架下还放着捣衣的木盆和木石棒槌，到处是一片皂荚的香气——哪里有半分官员府邸的模样。此时天色愈加沉暗，东厢的一片屋苑却都黑着，只有书房里亮着一盏灯。

阿玛一生清廉，不愿与人同流合污，只守着每年微薄的俸禄度日，因此官居四品候补典仪多年，不能被扶正。家中日子清贫拮据，她和额娘平素就做一些简单的浆洗活计，才勉强够家中的开销。额娘十分节省，连蜡烛都舍不得多点一些，傍晚浆洗时总是借着月色。

这样的日子，一过就是十多年，阿玛是个那么狷介清傲的人，等了半辈子，盼了半辈子，只是期望朝廷能够知人善任，然而现在却让他依靠妻女的劳力过活，如何能受得住？

少女叹了口气，正往书房的方向走，忽然听见里面传出的对话。

“老爷，你不要这样。做不做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好好地在一起。”压抑的哭音，含着难以名状的辛酸。

“现在的世道变了，再不是那个不靠钻营、不靠贿赂的清明时候。可怜天下寒门之士，纵然饱读诗书，一朝登科，却终是比不上那些营私舞弊之人……”

“老爷……”

“雪心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一直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现在反倒让你辛苦地贴补家用。我与其这样一直拖累你们母女三人，倒不如早死早超生……”

书房里，安静了一瞬，随后传来额娘低低的哭泣声。

少女在门口静默地站了一会儿，伸手轻轻推开了门扉。

“阿玛，额娘——”

简单的家什，映入眼帘的布置，显得古拙而陈旧。影漆雕纹炕几和五张摆开的梨花木官帽敞椅，三道雕镂的花窗。石青色的帘幔微垂，可见内堂的一张三端石案桌，后面是摆满书的格子架，桌上安置着文房四宝，笔搁都有些旧了，经年磨出了一些斑驳雪花白。

钮祜禄·凌柱和瓜尔佳·雪心抬起头，“莲儿——”

“阿玛，额娘，我回来了。”

屋内跳跃的烛火，照亮了一张俏丽容颜。原本白皙的脸颊被晒得有些泛红，略显凌乱的发丝，脸上挂着的笑容，有些微微的勉强。到底是女孩儿最美好的年纪，天真烂漫，承欢膝下，终是被家中的窘境耽误了。瓜尔佳·雪心拉着女儿坐下，眼见她已然有些粗糙的手指，眼圈更红了。

“莲儿，是阿玛对不住你们……”

钮祜禄·凌柱看着母女二人，心头泛起苦涩，连连摇头。

“阿玛，额娘，你们怎么又说起官职任命的事情了？”钮祜禄·莲心拿出一块巾帕，替额娘抹掉脸颊边的泪水。

“你阿玛他心里苦，额娘知道，都知道……”

雪心两鬓过早地生出白发，一身粗布襦裙，简佩单簪，却不是一个官家夫人该有的装束。听说额娘年轻时，也是京城里芳名远播的闺阁才女，因为与阿玛一见倾心，甘愿委身下嫁，从此，便从千金小姐变成温良的炊米妇人。

女子本来容颜易老，尤其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辛苦操持家中生计，既要照顾阿玛，又要养育自己和妹妹莲蕊……莲心看着额娘眼角的皱纹，鼻翼有些发酸，狠抹了一把眼睛，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“阿玛，额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以后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了！你们看——”

被锦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绣囊，自怀里取出来，尚且带着馨香的体温。

少女飞快地将布料一层层揭开，软绸里，露出一枚又大又圆的珍珠。

“阿玛，我们有银子了，我们有机会了。”

昏黄的烛光中，温润的珠子流溢出一抹动人的光泽，雅洁，瑰丽，价值足以倾城的珠子让整个屋苑都亮了起来，钮祜禄·凌柱和瓜尔佳·雪心看得不禁愣住。

“莲儿，你哪儿来的这么珍贵的东西？”

“是我采来的！”

早出晚归，风吹日晒，在河滩连续找了好多天，终于让她采到了河里面最大最值钱的一枚珠蚌。莲心高高举着掌心里的珍珠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“阿玛，有了它，就不愁没有银子去打点上面那些官员，您就能达成心愿了！”

钮祜禄·凌柱怔怔地盯着女儿手里的珠子，表情时而苦涩时而复杂。

“莲儿，你是让阿玛效仿那些钻营小人，用巴结讨好来升官……”

朝廷现在很讲究“捐纳”，不管是否考取功名，据说只要献上足够分量的钱帛，就可在京师或地方换得一官半职——于是，寒窗苦读、考取功名，一切都成了笑话。而现如今却连女儿都知道了这官场弊病，可叹天下百姓还有何人不知！

钮祜禄·凌柱露出凄然之色，不住地摇头。

“老爷，莲儿也是为了你好……”瓜尔佳·雪心拭了拭眼角的泪，开口试着劝说。

到底是八旗贵族出身的女子，不比一般市井村妇，甚至在时局和情势上面，亦是识大体、明事理。“老爷，朝廷里的人现如今都在同流合污，即使你不趋炎附势，也挡不住天下那么多官员。但倘若能够善加利用这颗珍珠，既是权宜之计，同时也是为了成全大义！更何况，这是莲儿千辛万苦找来的宝贝……你忍心就这样弃如敝屣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钮祜禄·莲心轻轻地将手里的珍珠放在案几上，抬起亮晶晶的

眸子，“阿玛，您曾跟我说，凡为官者，就应为百姓谋福祉，为社稷举贤才，对吗？”

钮祜禄·凌柱面容一整，端肃地颌首，“没错。”

“那么您寒窗苦读十多年，满腹经纶，却因为没有银子捐纳而闲置家中，这不正是朝廷最大的损失吗……”莲心的眼睛里含着一抹期冀，笑靥明媚，“当前朝廷不能够知人善任，这并不是您的错，一己之力虽不足以力挽狂澜，您却能去争取、去改变。您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，不齿那些蝇营狗苟的行径，就更该成为庙堂上的一脉清流啊。”婉转动听的嗓音，印证着一颗赤诚的心。

钮祜禄·凌柱怔怔地抬起头，看到瓜尔佳·雪心同样殷切注视过来的目光，忽然无言以对，目光复又落在桌案上犹自闪烁的珠子，眼前浮现的却是妻子半夜在月色下浣洗、大女儿莲心忍受冰凉的水下河采珠、小女儿莲蕊在灯下刺绣的情景……

坐困家中，不但无法学以致用、报效朝廷，反倒要靠妻女维持生计！既然如此，何不就姑且试一试呢？

钮祜禄·凌柱想到此，不禁一咬牙，道：“你们说得对，失小节，是为了成全大义。我不甘心一辈子当个散官，就一定要迈出这一步！”

屋里的烛火，在这时跳跃了一下，一瞬间，蜡炬成灰。

瓜尔佳·雪心闻言使劲点头，握住钮祜禄·凌柱的手，眼睛里涌出欣慰的泪水。

佛曰：“人身难得，如优昙花。”

佛曰：“终日拈花择火，不知身是道场。”

很多年后，当钮祜禄·莲心站在紫禁城高高的城楼上，俯瞰那一座座瑰丽恢弘的殿宇和楼阁，不禁想，如果当时没有那般执著和笃定，是不是就不会到眼前的境地……

那么她与他，也就不会相遇，更不会走至后来的死局……

$$\left. \begin{matrix} ) \\ \vdots \\ ) \end{matrix} \right\} = \left\{ \begin{matrix} ( \\ \vdots \\ ( \end{matrix} \right.$$

三月暮春的天气，依然有些料峭。

清晨的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围绕着暖树嬉戏追逐。莲心起来后，先将屋里拾掇好，然后推开窗，就看见院子里挂起的一道道幔帘。清新的味道，含着一抹阳光的晒暖，让早春的气息也明媚了几分。

花架下，一个身姿娇小的少女，正踮着脚，仔细地将手里雪白的纱帘挂起来。

袅袅婷婷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

身上穿着杏黄绵裙的女孩儿，有着一张白玉堆雪的面颊，弯弯笑眼，樱红小口，长相甚是讨喜。莲心望着她的背影，含笑道：“蕊儿，你起得可真早！”

被唤名字的女孩儿一回头，咧开嘴，露出可爱的虎牙，“姐，额娘说你这段时间累坏了，好不容易睡个好觉，叫我不要吵你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！”

莲心走出屋苑，帮她将白纱帘挂到架子上，然后拿过巾绢，替她擦拭额角的潮汗，“瞧你，一头的汗，待会儿染了风寒，要惹额娘担心的！”

钮祜禄·莲蕊撒娇地吐了吐舌头，却看见姐姐一直望着院门的方向，不禁好奇地问道：“姐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莲心轻轻叹了口气，不答反问道：“额娘呢？”

莲蕊老实地道：“一大早额娘就出去了，说是去长安街上那几家成衣铺子转一转，好问问有没有浆洗的活计可以揽到。”

莲心将目光投向院门口，静静地出神。

院门口，那一棵老槐树遮住了半个街道，因时辰早，并无太多行人经过。倒是那光秃秃的树干，尚未抽枝，还残留着一丝冬日的痕迹，然而仅有的那一丝新绿已初现春意，且不知待到今年盛夏之际，会有何等繁茂的光景。

算算日子，已经过去小半月。半月前，宫中的正四品典仪告老还乡，候补人选却迟迟未定，而后吏部的几个主事恰好因受贿一案被抓去宗人府，朝廷该是要从候补的人里挑出一个。时至今时，正逢颁布新一轮任命的时候。阿玛早已经将珍珠送到了一位朝廷重臣的府邸，据说是在果郡王跟前很有分量的一个人，而这次的任命又是那位果郡王亲自操刀，想必过不了晌午，就会有结果出来。

额娘她，是不想让阿玛看到自己担心的模样吧……因为不想给阿玛造成心理上的负担，故而在料峭的清早就躲出家门。

风有些凉，带来一丝花香的清甜。

莲心知道，朝中规矩是申时两刻上早朝，因此住在京城里的大小官员未时点卯的时候就要自家门而出。那些离宫城较近的都是非富即贵，文官大抵坐轿子，武臣则骑马。而俸禄较少的官员，连轿夫都雇不起，只能在夜色中掌一盏灯，顺着长长的街道踽踽独行。

天还没大亮，京城里的各家各户都还睡着，只有一轮明月遥遥地挂在天际。未时将近，长安街道上，就能听见哒哒的马蹄声和嘎吱嘎吱的抬轿子

声。轿夫们披星戴月，行色匆匆，将这些对大清朝来说举足轻重的官员们一直送到午门前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。

而阿玛作为从四品候补典仪，一介散官，只能在午门候旨，并没有资格进金銮殿参政。恢弘端伟的太和门，宝相庄严的乾清宫，阻挡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。隔着九丈丹陛、百丈殿前广场，听不见雄辩滔滔的议政，更听不见慷慨激昂的辩论，只是在临近亥时两刻，耳边会响起一声传事太监悠悠长长的唱喏，自遥远的殿门里传出，回荡在紫禁城的上空，一传很远。

“退朝——”

唱喏声落，身着官袍的大小官员自太和殿里走出，径自往各自的衙署方向走。雪白的端石路面上，走在左边的是一应文臣，右边的则是武官，将相威仪，自官袍和顶戴就一见分明。相熟的几个官员总会走在一起，有些还在谈论朝上的政事，有些则是低声交换着近日的消息。

“听说十七爷昨个儿又进宫了，还是为着那个事儿！”

身边一个官员听言，问道：“那皇上可是应允了？”

“没有，都是老黄历了，要答应，早就答应了，还能等到现在。要我说，十七爷这是在瞎耽误工夫。咱们皇上是谁啊，还能让别人给挟住了？十七爷是能干，皇上自然也器重他，但太庙册封之事非同儿戏，岂是谁想一想、说一说就能准奏的！”

“要说十七爷也真是有孝心，为了让皇上晋封勤太妃为太后，一求就是这么多年。”

“光是孝心有何用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也不想，世上哪有臣子命令皇上下圣旨的道理？皇上不应允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“嘘——”

这时，其中一位官员比划了个噤声的动作，“小心说话，赶紧回衙署吧！”

巳时，晨曦的雾霭已经散去，苑中一树桃花绽放正好。

莲心已经在树下伫立很久，花飞满天，落英缤纷，簌簌落下的花瓣洒在她的肩上、发梢、衣襟上……她伸出手接住一片，捏在指尖轻轻嗅，淡淡的芳韵，淡淡的花香。

“额娘，阿玛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钮祜禄·莲蕊坐在树下的小椅上，面前摆着早膳，微微有些凉了，谁都没有去动。她支着下巴，看到额娘和姐姐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不禁也被这样的气氛感染，心里泛起一些不安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开门声，将三人的目光引了过去。

“老爷——”

“阿玛——”

“阿玛——”

瓜尔佳·雪心和莲蕊站起来，脸上溢出笑容，双双迎了上前。而莲心在看见钮祜禄·凌柱走进院门的一霎，心却是陡然沉了下去——

罢朝后，一应官员都应赶到衙署去办理一日的公事，虽然也有先行返回府宅的，阿玛却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回来。因为倘若果真接到了新的任命，怎么会不跟着去衙内整理交接之前的文书簿册呢？现在的时辰正好是早朝刚过啊……

“阿玛，你怎么才回来呢？”

莲蕊凑上去，撒娇地拉起钮祜禄·凌柱的袖子。她也知道这次的早朝，关乎阿玛后半辈子的仕途，甚至是全家的生活，只不过额娘和姐姐都不提，自己也不敢多嘴问出来。

瓜尔佳·雪心走过去，体贴地递过去一块巾帕，“老爷，累坏了吧，早膳在厨房温着，要不要现在就拿来一起用……”

钮祜禄·凌柱直愣愣地一直走到树下，手里还拿着上朝时特地准备的簿册，却是面若死灰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，似乎并未听见妻子和小女儿的话。莲蕊在这时扯了扯他的袍袖，不满地唤道：“阿玛，阿玛？”

钮祜禄·凌柱直到这时才抬起头来，煞白的脸色，忽然，却是仰天